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413
31 July 1994

CHINESE

第三四一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4年7月31日星期日，上午11时5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马尔卡先生	（巴基斯坦）
成员国：	阿根廷	卡德纳斯先生
	巴西	萨登伯格先生
	中国	李肇星先生
	捷克共和国	罗凡斯基先生
	吉布提	奥拉海耶先生
	法国	拉德苏先生
	新西兰	基亭先生
	尼日利亚	艾瓦赫先生
	阿曼	胡塞比先生
	俄罗斯联邦	沃伦佐夫先生
	卢旺达	
	西班牙	亚涅斯-巴尔诺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戈默索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尔布赖特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

94-86157 (c)

上午11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海地问题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海地特派团的报告(S/1994/828)

秘书长关于海地问题的报告(S/1994/871)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加拿大、古巴、海地、墨西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朗尚先生(海地)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马隆先生(加拿大)；罗德里格斯先生(古巴)；弗洛雷斯·奥莱亚先生(墨西哥)；皮里斯·巴隆先生(乌拉圭)；和特赫拉-帕里斯·帕里利亚先生(委内瑞拉)在安理会会议厅一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以下文件：S/1994/828和S/1994/828/Add.1，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海地特派团的报告；S/1994/905，1994年7月29日海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递送海地共和国总统同日给秘书长的信；和S/1994/910，1994年7月30日海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安理会成员面前还有文件S/1994/904，其中载有阿根廷、加拿大、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份决议草案文本。

第一位发言者是海地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朗尚先生(海地)(以法语发言)：1991年9月30日，当海地军方对该国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出后，反应是即刻的。在这一令人发指的行径激起义愤后、国际社会非常强烈地谴责这一对海地民主的打击，国际社会通过协助于1990年12月16日举行选举--近200年在我国举行的首次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为建立海地民主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世界作出了决定，以期孤立政变者，使合法当局重新执政，以及继续阿里斯蒂德总统及其政府已开始的、并已取得成果的民主进程。

在一位权欲熏心的将军(他的疯狂冒险行动得到反对在海地永久性地建立法治的少数人的支持)开始这一背叛行为正好34个月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局势仍未改变：政变者继续控制国家和压制人民，阿里斯蒂德总统仍流亡国外，国际社会仍在徒劳地要求他返国。

确实采取了值得称赞的主动行动，以期解决这场危机。国际社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寻求解决这一局势的办法；为此目的以很大的代价采取了很多主动行动。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先后采取了旨在以外交手段解决这场危机的措施。除美洲国家组织关于海地问题的特设外长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外，我们还记得哥伦比亚前外长拉米雷斯·奥坎波先生所作的调解努力，这些努力导致太子港、卡拉卡斯和印弟安卡塔赫纳会晤和签署1992年1月29日的《华盛顿协议》。

联合国通过了许多决议，其中一项决议授权部署一个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文职人员特派团。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安全理事会最初使禁运石油产品及武器弹药成为普遍的、具有约束力的。

合法政府多次让步，唯一目的在于使该国能够从不负责任的目前领导人使其陷入的深渊中走出来。

而所有这些努力所得到的，是军事反叛者顽固拒绝退出政治舞台，让民主进程再次进行。某些方面发出的混淆的信号加固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多次呼吁和决定，这表明他们决心不放弃所篡夺的权力。

在经过由联合国及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特别代表丹特·卡普托先生领导的长期和艰难谈判之后，于一年以前的1993年7月3日签署了一项协定，打通了和平解决危机的道路。具有10个要点的《加弗纳斯岛协定》体现了所有可导致恢复立宪秩序并为在海地确立永久民主奠定结构基础的因素。它规定在议会中所代表的各种政治观点之间举行对话，组成一个民族和谐政府，制定国际合作计划，由共和国总统予以大赦，建立不同于军队的新的警察部队，让武装部队指挥官退休并同时改革武装部队，以及使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海地。所有上述规定本应在1993年10月30日前实施；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应核查该实施情况。

虽然阿里斯蒂德总统尽其力量履行在加弗纳斯岛做出的承诺，海地武装部队总司令却没有这样做，他不断利用各种障碍和拖延技俩来阻止其彻底执行。军方利用武装平民并且不时自己行动，在海地造成一种恐怖气氛，无利于《加弗纳斯岛协定》所要求的和平过渡。所以联合国海地特派团无法部署，而正准备向议会提交关于把警察与军队分开的法律草案的司法部长被残酷杀害。阿里斯蒂德总统无法按计划于1993年10月30日返回该国。

尽管安全理事会再次实行并加强制裁以迫使军事领导人履行其承诺，在这方面却并未取得任何进展。相反，军事政权在近几个月中变得更为强硬；它扩大镇压并采取措施限制公民自由。侵犯人权情况大幅增加。已在海地宣布实行紧急状态。

同时，军方一直在加紧抵抗国际社会，扶植了一名临时总统并赶走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此外，非法政府正准备举行立法和总统选举。

我无需指出，军事反叛者的态度已破坏《加弗纳斯岛协定》的彻底执行及国际社会所希望并为之做出很多努力的结束危机的目标。目前的局势只是加剧对该国的破坏，并增加人民的痛苦，他们别无办法，只有以任何可能方式逃离该国，从而给整个地区造成难民问题。

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结束军事领导人的拖延技俩和傲慢态度，他们对安理会的权威构成直接威胁。

我们认为,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包含将使国际社会能够对一小撮肆无忌惮的军人发出的挑战做出恰当反应的内容,这些人三年多来使其国家遭受严重破坏。

一项协定就是一项合同。签约者必须予以遵守,否则就要付出代价。海地共和国总统尽管有极大的保留,但却签署了《加弗纳斯岛协定》。然而,尽管历史表明他的保留是很有根据的,他却认真遵守该协定。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对国际社会、海地人民和他的职务的尊重,而且特别是因为他确信该协定是海地民族捍卫和恢复其国家主权的唯一方式:正如《海地宪法》第五十八条指出,

"国家主权寓于全体公民之中"。

我们通过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帮助而与之分享一个梦境:我们全体同胞应统一起来,行使决定其国家未来的主权权利。

我们通过阐明阿里斯蒂德总统政府对安理会面前决议草案的同意,正通过你主席先生要求国际社会同我们一道捍卫我国的国家主权。

我们请求国际社会尊重我们及我们的国家主权,不仅因为我们是谁和我们代表什么,而且还因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是谁以及它们对建新的世界政治秩序所代表的内容。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墨西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弗洛雷斯·奥莱亚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自海地危机开始以来,墨西哥一直强烈反对最终推翻阿里斯蒂德总统合法政府的政变和违反宪法秩序的行为。

自那时起,墨西哥支持国际社会旨在恢复海地法治的决定,尤其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加弗纳斯岛协定》和《纽约专约》。

墨西哥还认为,恢复海地立宪民主秩序并因而使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应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并在有关各方所做承诺框架内,通过对话与谈判所取得的和平办法实现。

国际社会通过安全理事会实行了制裁,并在最近予以加强。事实政府的军事领导者不仅拒绝国际社会的呼吁,而且抵抗制裁。但迹象表明这些措施正开始产生效果;因此应使其有足够时间来产生理想的结果。为此,墨西哥怀疑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的时机,并对安理会决定有必要借诸武力解决海地危机深感遗憾。在该问题上,使用武力引出严重的法律和实际疑点,我们绝不可忘记:我们仍可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的历史表明,在我们所处半球进行的军事干预一贯造成严重创伤;它摧毁城市、伤害平民并使其情绪低落;引起历史性反感,而且尽管代价高昂却不一定达到其目的。

决议草案中所包含的措施产生于秘书长所提出的报告。我们发现不幸的是,关于坚持政治和外交努力的选择,该报告没有包含一个完全是政治性的表达或甚至提及这点。更为严重的是,报告承认本组织不能够起到它在这类行动中所应起的作用。决议草案明确反映了这种无能为力。

因而,决议草案中所提议的行动严格地说并未在《宪章》中规定。我们认为,的确,海地的危机并不是对和平的威胁、对和平的破坏或是根据《宪章》第42条证明应使用武力的一项侵略行径。从秘书长的报告可见所建议的行动的基础看来是以前的作法,即先例。然而,每一个局势都不一样。在此例中,国际社会和决议草案本身已强调了海地情况的特殊性质。因此,一方面坚持这一独特的性质,另一方面又援引在其他情况下和其他地理区域所应用的先例和概念,这看来至少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这些先例同海地情况的关联性看来是很可疑的,因为这一事例是十分不同和相当独特的。

令人困扰的还有这点,即决议草案未含对所建议的行动的时限范围的任何提及。换句话说,授予一支不明确的多国部队全权在它认为合适时采取行动。在我们看来,这是国际关系中极其危险的做法。

此外,不幸的是,决议草案很少提及海地的机制性重建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需求,并且没有具体建议,而本来在这方面提出具体建议是可取的。可以说,安全理

事会无能力提出此类建议,但是我们认为它应邀请联合国系统的各主管机构就此目的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并不是不重要的一点。仅仅用军事手段来实现海地民主的恢复是不可能的;如果它未伴之以特殊的重建努力的话,它将会造成更大的创伤。

自从这个问题开始以来,安全理事会一直应合法政府的要求行事。现在阿里斯蒂德总统不反对使用武力来重新确立他的权利和海地人民的权利。也应当有致力于海地人民的发展的主要国际努力。

墨西哥十分了解现存的各种困难以及恢复海地制宪秩序和民主的必要性。然而,墨西哥也认为没有足够的因素证明使用武力是有道理的,更不能证明全面授权不明确的多国部队采取行动是有道理的。我国当然宁愿仍给予制裁以一切机会来产生预期的结果。即使这一决议草案得到通过,也应作出努力以便有仍可产生政治结果的某些新程序或具有想象性质的机制,它可能使该地区,首先是海地人民免受暴力和痛苦,武装干预不论怎样都会带来暴力和痛苦。

换句话说,我们认为,继续以政治和外交努力来实现同《宪章》相等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恢复制宪法以及海地人民自由行使自决权的最好的替代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请古巴代表在安理会桌就座并发言。

罗德里格斯·帕里拉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安理会给我机会表达联合国一个会员国对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的立场。我必须承认,安理会本次正式会议召开的情况并不有利于行使这一权利。

在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古巴一贯支持海地人民,因为我们之间有许多接触点。我们理解我们的海地兄弟们的深切苦难以及其由人民选也的合法当局所经历的痛苦考验。我们全力支持体现了人民意志的宪选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我们认为在此情况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有着巨大的历史责任,我认为,它们同安全理事会中来自我们地区的成员共享这一责任。

这正是我们极为重视72小时前召开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会议的原因。因为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审议这一问题时将真正重视来自这个洲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意见。

现在我们的优先事项并不是解释我们对决议草案的具体文本或秘书长的有关报告,也不是对将海地局势描述为对地区和平与安全威胁的阐述的严重关切,这是新事情,并且背离了《联合国宪章》就安全理事会的权力所确立的规划。我们也不想表达我们对决议草案第4段被用作先例的临时形式和陈词滥调;或对含于这一决议草案中的《宪章》第七章的滥用;或对删除了这事实,即宪选总统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回国是恢复民主秩序的前提的看法。

令人惊讶的是看到绝对没有对行动提出任何时限,这是根本性的删节,它妨碍了对所企求的行动的规模和真正范围作出任何客观分析。

事实上,促使我们发言的是必须说明我国对有关这个"预报的入侵编年史"的任务。

海地的历史并非始于1991年9月的军事政变。其原因是哪些?这些暴动者是什么人,来自何方?

事实上的军人政权是几十年来由美国所制造、支持和资助的独裁政权的体现。政变是同一政策的结果。介入政变的军事领导人怎么可能继续掌权,向国际社会挑战并使其制裁无效?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回答:这些领导人正在接收来自该国的不同权力中心的混杂的信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自己也处于其中。

该决议赞同军事干涉--多国的或某些文件中提到的美洲间的、我们谨重申古巴认为尚未探索和平解决海地冲突的所有途径。

在另一种伪装下的军事干涉在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历史上将是前所未闻的--令人伤心的是,拉美和加勒比的历史正是一部长长的军事干涉史--并且不会得到,也没有得到本地区各国的协商一致同意,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的后冷战新时代。

古巴谨重申,原则上它坚决反对军事干涉作为解决国内冲突的手段。历史表明,军事行动不能真正解决国内冲突,其简单的原因就是它不能解决这些冲突的根

源。这一性质的决定根据《宪章》第七章超出了安全理事会的授权,该章只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明显威胁的情况下授予这一权力。

必须保留《宪章》所载和平解决纠纷机制,因为由使用武力支撑的世界政策是绝对不可行的,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极其危险。

如果有什么东西本身会表明对和平与安全的根本威胁,那就是在加勒比地区的这类军事行动。的确,在这一行动前采取的行动--部署大规模部队、现代战斗手段和军事演习--正在各邻国挑动不稳定。

我们必须提醒在这一军事部署对古巴安全与主权的威胁,这一部署所在的行动原因美国军事基地在卡塔那摩存在而涉及我国,而这一存在篡夺了我国领土,侵犯了我国人民和政府的权利和意志。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以及由于我们对拉丁美洲和不干涉原则和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古巴谨表示反对这一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乌拉圭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皮里斯-巴隆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在这整整一个月中成功地主持安理会工作,这不仅是客套,而是真诚表示我们感谢你人所共知的才干和经验。

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有机会参加这一辩论。我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及其工作的积极参加者,我们今天不能缺席,而现在我要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求有这一机会发言。

在乌拉圭整个历史上,指导其外交政策的是两项基本原则:不干涉原则和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后者是纳入乌拉圭共和国宪法中的一个思想。这些原则的普遍适用以及在国家关系中不断巩固这些原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不懈目标。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乌拉圭历来坚持的另一基本原则的补充:国际法治原则。这些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我们分析各种国际局势和冲突的依据,并指导我们捍卫乌拉圭共和

国的利益以及--我们深信--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因此,每当在这一讲坛审议适用《宪章》第七章的形势,而我们认为在这一形势中不存在适用这一章的必要条件时,乌拉圭总是毫不含糊地表示反对。我们历来遵守我们所提到的原则,这总是使我们支持和倡导对适用《宪章》中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采取限制性的看法。因此,虽然我们为了恢复一个兄弟国家的法律、秩序和民主而坚决支持根据《宪章》第四十一条实行经济制裁,但我们不支持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不认为海地的国内政局在国外的影响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此外,我们认为对和平解决的探求尚未竭尽努力。这正是对不公正地鱼肉海地人民的专制政权进行制裁的目的。

为此,乌拉圭强调必须继续走尚未竭尽的对话和谈判的途径。在对不干涉原则作限制性解释的基础上,我们谨明确重申,乌拉圭不支持对海地共和国的任何军事干涉,不管是单边还是多边性的。

在不影响这一立场的情况下,我国保证支持一切为了以和平手段恢复和加强兄弟的海地共和国民主的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乌拉圭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加拿大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隆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加拿大代表团极其遗憾但也怀着一种紧迫感再次就海地局势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国际社会曾努力劝说非法当局放弃对海地的钳制。安理会已为此作出了几项决定。但是,军方领导集团已表示决心不顾老百姓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抓住权力不放。它最近驱逐了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人员,进一步表明它完全无视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加拿大向特派团的宝贵工作和勇气致敬。

(以英语发言)

自海地危机开始以来,联合国通过调解和其他外交手段以及通过逐步加严的制裁,谋求恢复该国民主。加拿大作为秘书长的“海地之友”之一,支持和参加了这些

努力的每一个步骤。

加拿大在整个危机期间一直站在海地民选总统让-贝特兰·阿里斯蒂德的一边，我们认为，他的复位是恢复该国民主的关键因素。我们注意到他在7月29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呼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授权下采取迅速和果断的行动，以便执行《加弗纳斯岛协定》。

加拿大非常希望和期盼《加弗纳斯岛协定》得到充分执行。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为实现这项目标作出了许多努力。由于海地的生活条件继续严重恶化，野蛮镇压继续发生，我们不能让现状维持下去。正是这个原因，加拿大政府参与提出了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

加拿大对恢复海地民主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加拿大以往曾参加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当该行动按我们面前的决定草案的规定重组之后我国将再次参加。加拿大参与这项任务第二阶段活动的确切性质正同秘书处和其他潜在部队派遣国讨论。我们期待着不久联海特派团将进行部署，阿里斯蒂德总统将返回海地。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委内瑞拉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特海拉·帕里斯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内瑞拉谨根据其宪法原则和外交政策基础，重申其对以和平手段恢复海地民主的承诺。为此目的，委内瑞拉参加了海地问题联合国秘书长之友小组，并将继续在该小组内促进海地危机的稳定和持久解决。

委内瑞拉政府忠于其捍卫不干涉原则的坚定不移的传统，不能支持对本半球任何国家的单方面或多边军事行动，它也不能干预任何国家的主权意愿。

然而，委内瑞拉政府认为，并未用尽一切手段寻找海地局势的和平解决方法，我国为此目的一直在探索各种替代办法，借以恢复海地民主、结束制裁、重建海地经济和打开人民福利的新前景，我们同该国人民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联系。

我们相信，即便是在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之后，联合国这一和平组织将以更大的

承诺抓任何一线机会，确保以和平手段执行《加弗纳斯岛协定》和恢复以阿里斯蒂德总统为首的海地合法政府。

那些在海地篡权的人、签署却不遵守《加弗纳斯岛协定》的人、以及让制裁残酷地惩罚穷人却让另一些发财的人，仍有时间表现出一丁点爱国主义或些微仁慈之心。他们仍能避免加强制裁造成的痛苦和军事行动的严峻威胁。他们仍能引退和让海地人民享受和平的喜悦并见到对其重建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援助的前景。

主席先生，我们支持你的努力，以便确保以和平行动避免战争行动，这一行动的资金同干预所需资金一道增长，而和平行动的结果将成为历史上联合国采取的最辉煌的行动之一，并将免除强行惩罚带来的羞辱和它将造成的悲惨伤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除非有人反对，否则我将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首先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萨登伯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首先，巴西代表团谨感谢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同安全理事会一道，为解决海地全国陷入的危机所作的努力。

巴西反复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里表示它对海地局势的持续的关注。在此方面，它支持了这两个机构通过的所有决议，其中谴责了该姐妹国家里粗暴的暴力气氛和对人权的顽固侵犯，这危害了海地人民并无视国际社会的明确意愿。

巴西坚决支持恢复海地民主。我们也认为该国危机具有独特和异常的特征，不能同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其他局势一样对待。必须以加强本半球民主和联合国及关注组织宪章原则的双重方法考虑这一问题。

因此，必须不仅尊重我们在自己区域建立的民主团结，也要尊重区域内国家的个性、主权和独立。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本区域中在和平与合作中生活，是因为我们严格遵守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涉的原则。这些原则和价值是一个整体--一个不可分割、和谐与平衡的整体。

巴西宪法第4条规定了指导和限制我国国际关系工作的各项原则,其中包括尊重人权、人民自决、不干涉、各国平等及和平解决争端。《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明确表示该区域各国信奉代议制民主政体,其第2条(b)款中同样明了地重申本组织有一项基本宗旨,即

"促进和巩固代议制民主政体,且适当尊重不干涉的原则。"

我们必须铭记拉丁美洲的法律传统,同时铭记本区域目前的政治状况。在历史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曾为发展国际法和维护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的成就。我们已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人居住的无核武器区铺平了道路,我们强烈主张裁军。今天,拉丁美洲的军事开支世界最低,出现紧张局势和武装冲突的潜在可能性最小。我们高举经济和政治自由,把对话当作解决分歧的办法,赞成我们各国间逐渐地汇合一致和一体化。

巴西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为实现恢复民主和重新确立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领导的合法选举产生的海地政府的目标而引用的标准和选择的手段是不恰当的。

按照海地的局势应该扩大目前的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以便按照秘书长今年7月15日报告中提出的第一种选择办法,充分贯彻第933(1994)号决议提出的各种设想。但是,这种办法被放弃了,或许放弃得太快了点,理由是这种办法成形再需要一些时间,而这些时间正可以让制裁产生预期的效果。那样我们就能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而且是在一个渐进的进程架构内采取我们仍然可以采取的说服性手段。

作为一个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安全理事会成员,作为里奥集团的现任秘书,巴西认为它不仅有责任让本区域各国了解情况,而且有责任适当地考虑它们所关注的问题。在同邻国和友邦进行紧张的磋商后,我们清楚地看到,它们对今天提议的行动显然没有共识。

我们认为,必须在安理会所有成员国和与某一特定局势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方

之间进行磋商，以加强安理会决定的合法性和效力。特别是在海地问题上，鉴于该问题的独特性，这种考虑尤其重要。

安全理事会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讨论按照《宪章》第七章对西半球一个国家使用武力的问题。对该区域所有国家来说，这一问题极为严重。此外我要补充指出，安理会现在处理的是一个迅速变化中的问题。就在几天前，我们的基本假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时讨论的问题是重新组织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一旦事实当局离开后，即部署以协助海地复原。但是，最近我们工作的焦点已变成立即建立一支多国部队，以便对海地进行干涉的问题。

由于这一突变，巴西认为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有严重困难。特别是执行部分第4段中有同有关海湾战争的第678号决议相似的措辞。那是一种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完全不同的局势，其政治和区域背景也不同，它是一个国家入侵另一个国家而造成的，这一入侵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最强烈的反应。

我们认为，给我们的时间太短，不足以充分讨论海地局势所涉及的各种众多复杂和难以预见的问题。这里所涉及的风险，不仅对海地人民，而且对国际社会的风险，不能低估。就是因为这样的道理，捍卫民主应该符合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而不是按照现在讨论的条件诉诸武力。这些条件背离了联合国在维持和平问题上所采取的原则和惯例，令人不安。

巴西将投弃权票。在我们的工作继续时，我们想到的是海地人民的苦痛，这仍然必须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在对暴力作出反应时，国际社会应当避免产生更多的暴力。

李肇星先生（中国）：自海地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代表团一直关注着海地局势的发展，对海地人民的目前处境深为同情。我们支持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美洲国家组织和拉美国家等为政治解决海地问题作出了不懈努力，并希望国际社会的努力能有助于海地问题的和平解决。正是本着上述立场，中国代表团对安理会迄今通过的有关决议均投了赞成票，其中包括支持对海地实行经济制裁，尽管我们对由此给海地人

民造成的苦难深感不安。

中国代表团理解海地问题是该地区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并理解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对该问题久拖不决的关切。因此,我们赞成国际社会,特别是本地区的国家作出更大的和平努力,以便通过政治途径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我们不能同意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中关于授权成员国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手段解决海地问题的决定。中国一贯主张通过耐心的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上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赞成随意施加压力、甚至使用武力的解决办法。

中国代表团认为,以军事手段解决类似海地问题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缺乏充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而由安理会授权一些国家使用武力的做法更令人担忧,这无疑将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我们注意到,不少成员国、尤其是拉美地区的国家也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代表团将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投弃权票。

中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强调,我们始终认为,对话和谈判是解决当今各种国际问题的唯一正确而有效的途径,动辄采取施压、实行制裁等手段,甚至动用武力,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同时也是同冷战后国际上普遍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各种争端冲突的潮流相违背的。

中国代表团再次敦促海地有关方面与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充分合作,切实执行《加弗纳斯岛协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为早日在海地恢复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避免海地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艾瓦赫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在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七月份主席的最后一天,我谨向你表示尼日利亚代表团对你的致意。七月份是很重要的一个月,充满在处理危机和解决冲突方面的活动。毫无疑问,你出色地履行了你的职责。

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最近提交的有关海地问题的报告。我们深切关注该国局势继续恶化。用秘书长的话来说就是,

"海地的局势已经恶化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S/1994/828,第24段)。该国人口易受害阶层的情况尤其严重,他们并非国际制裁制度要惩罚的对象,但却受到危害。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将秘书长报告中为冲突后的海地设想的长期国际承诺和参与应用到其他地区的类似情况中。安理会应该记住,在这些其他地区寻求和平及重建和恢复的进程是同样复杂的,同样应对它们作出长期的国际承诺。我国代表团将不断提请注意安全理事会有必要在以下方面采取一项单一的标准:应急计划、在冲突地区部署足够的开展维持和平行动的部队,以及对这些地区冲突后的稳定不断作出国际承诺。

关于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首先,我们谨强调尼日利亚政府对国际社会在海地问题方面的一般性目标的承诺。因此,我国代表团始终支持安全理事会以前关于海地问题的各项决议和主席声明。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遵循《联合国宪章》为我们规定的帮助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我们的行动也是出于对海地人民的福祉的关注和照顾到该区域会员国意见的一些考虑。

但是必须指出,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把我们带到了处理海地局势的另一个全新的外部行动和《联合国宪章》中的一个全新的领域,特别是应用第七章。因此,我国代表团非常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然而,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项决议的最后案文谈到了我们的关注。我国代表团想重新说明这些关注,以供记录在案。

首先,我们认为,无论我们在安全理事会这里采取什么行动,都不应该损害海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联合国组织会员结为团体起码的基础。应对所有国家均予以尊重。

第二,我国代表团的理解是,决议草案授权的任何集体行动都应该具体到国家。我们重申海地目前局势的特殊性。因此,不应该把决议草案的通过看作是在全球允许通过使用武力或任何其他手段对会员国的内部事务进行外部干涉。我国代表团认

为，这项决议草案根据第七章所提出行动的主要原因是，海地军政府不遵守它与被赶下台的阿里斯蒂德总统自由达成的《加弗纳斯岛协定》，而且不执行现存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这两种行为都威胁到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不应该把安全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视为或看作是我们全都不再相信外交手段和(或)制裁帮助解决海地和其他地区的冲突的效力。我们依然认为，如果多给点时间，如果有必要的政治意愿，那么国际制裁会起作用的。无论如何，我们谨提请安理会注意，解决任何地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复杂的内部冲突都不会有什么速效办法的。

关于多国部队的运作，我们希望它是临时性的，而且应该重点突出，内容明确。我们还希望联合国海地特派团的第二阶段行动将很快开始，以使恢复和重建进程得以切实展开。

最后，在表示了我们的关注和保留意见后，我国代表团将要支持这项决议草案。我们希望，它的通过将推动海地的和平前景，并为在该国建立一个持久的代议制政府结构打下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把载于文件S/1994/904中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捷克共和国、吉布提、法国、新西兰、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无。

弃权：巴西、中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12票赞成，零票反对，两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940(1994)号决议。

我现在请那些愿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奥尔布赖特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这次历史性决议授权会员国使

用一切必要手段在海地恢复合法的、符合宪法的主管当局。这样做,该决议使安理会为使海地人民恢复其34个月前被夺走的民主所作的努力达到高潮。决议以早些时候旨在减轻海地痛苦和促进法治的行动为基础。

安理会一直耐心地寻求和平地、公正地结束海地危机。美洲国家组织进行了类似的努力,包括我国在内的会员国独自采取步骤,以鼓励非法领导人离开。我们国际社会一起尝试了谴责、说服、孤立和谈判等各种办法。在加弗纳斯岛,我们协助达成了一项军方领导人签署但拒不执行的协议。我们实行了制裁,暂停制裁,重新实行和加强制裁。我们为海地事实上的领导人提供了履行其义务的每一个机会。

但是,耐心是一个可耗尽的东西。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海地政府约3年前被推翻。绝大多数海地人民在非法政权统治下受尽苦难。现在操纵大权的篡权者肆无忌惮地谋杀政治反对者;他们在穷人中间散布恐怖;他们违背诺言;他们一手导演了一场傀儡表演,并且称之为政府;他们驱逐了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派去观察人权的监督员;他们避开基于法律的和解之路。

海地现状既站不住脚、也不能令人接受。必须作出选择。尽管海地局势是复杂的,但选择如同正确与错误之间的选择一样简单。今天,安理会作出了正确选择:赞成民主、法律、尊严以及减轻长期忍受的、但根本不应遭受的痛苦。

安理会向塞德拉斯将军、比安比将军和弗朗索瓦上校发出的信息是简明的:“你们也有一项选择。你们可自愿地马上离开,或者你们可不自愿地马上离开。你们残忍的野心正日薄西山。在近处地平线上,海地的新曙光已可看见”。

有些人争辩说,在海地不可能实现民主,那里的多数人民应该接受镇压和赤贫为其命运。这些悲观的顾问敦促我们不要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们接受他们的劝告,我们也将证实他们的预言。因为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在海地恐怖、绝望、逃亡、不稳定、犯罪和不公正肯定将继续下去。

我国政府持有更加积极的看法。我们并不低估海地的经济和社会困难,但是,我们将不抛弃整个社会,尤其是一个离我们海岸如此接近的社会。我们这一代人从东

欧到东南亚、中美洲和南非看到自由打破过去可能的限制。我们知道,自由选举在海地是可能的,因为现任总统就是自由选举的产物。我们知道,海地自由造就了英雄和烈士:从图森到马拉利,到今年死去或仅因为行使基本权利而遭到酷刑和强奸的数百人。

我们知道,海地文化丰富,自豪感强烈,其人民充满精力和勇气。当军事领导人离开以及制裁负担解除后,将有一个新开端。政治和解的气氛将改善。军方将受训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虐待人民。我们和其他人将提供大量经济和技术援助。老债务将解除。新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将创造就业机会。随着时间推移,海地人将再次能够为他们儿童和家庭提供食品。

让我们讲清楚。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侵犯海地主权,而是要把行使这一主权的权力交还给权力的合法拥有者。我们的目的是使海地能够--用《联合国宪章》的话来说--追求“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我们的选择是让海地建立一个比过去更加自由,更加安全和更加繁荣的未来。

我们今天通过的决议批准了一个两阶段办法。在第一阶段,一支按照《宪章》第七章行事的多国部队受权恢复海地合法主管当局。美国准备组织和领导这样一支部队。我们争取并预料其他国家将加入。我们将开始使警察和武装部队专业化。我们将建立一种使民主官员和机构能够运作的稳定和安全环境。我们希望,海地现军事领导人将自动离开,多国部队将不遭到抵抗。但是,该决议授权采取行动,不管我们的希望是否实现。

在第二阶段,联合国海地特派团将承担其全部职责。特派团将继续使海地武装部队专业化并帮助建立一支新的民警部队。它将承担协助政府确保公共秩序的责任。它将协助创造有利于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的环境。它将努力至迟于1996年2月完成交给它的任务。

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时机将由安全理事会在进行适当磋商后,在已经创造了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以及掌握了履行联合国使命的手段后决定。美国准备参加

这一联合国使命,并对其他国家也表示愿意参加感到鼓舞。

我们面前的决议同我们的政策和安理会的政策--即严格审查建议的新和平行动--非常吻合。第一阶段以科威特和卢旺达先例为基础。第二阶段建立一个规模适中的联合国特派团,负有明确的、可完成的任务,在限定时期内征得政府同意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运作。

这项决议的发展反映了整个半球和其他地区对海地事件的关心和关切。海地之友--加拿大、法国、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美国---同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一直密切合作。安理会全体成员作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人都可被描绘成海地之友。我们一起制订了一项为这一伟大的机构增光并同美洲国家组织所表示的观点完全一致的决议。我国政府敦促所有国家政府为迅速和成功地执行这项决议作出适当的贡献。

让我们现在用一个声音并怀着共同的决心向前走。需要是极大的;事业是正义的;使情况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是真实的;作出决定的时刻即将来到。

拉德苏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 安全理事会今天再次开会审议海地问题。安理会刚刚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授权在第一阶段建立一支多国部队,其任务是促使叛军当局根据我们一再要求充分执行的《加弗纳斯岛协定》离开海地。决议进一步授权在第二阶段部署一支维持和平部队,其任务是确保一种稳定和安全的环境,以使海地重新走上进步和民主的道路。

我国代表团并不喜欢对该决议投赞成票。确实令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不得不再次对海地采取强制措施。确实为避免这项最后决议作了一切努力。安全理事会自1993年6月16日该问题首次提交给它以来,通过了九项决议以及大约10个主席声明。每一项都是向军事领导人发出的信号,要求其接受他们在加弗纳斯岛自愿同意而又违反的协定。

政变发起者及其支持者必须为局势的升级负完全责任。他们很快将会对此负责。实际上,海地局势变得不能容忍是他们的错误。该岛可就业人口的50%以上现在

失业，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各行业已停止活动，卫生状况日益恶化。尽管如此，尽管大多数人遭受不幸，少数肆无忌惮的投机商却正在从这一局势中获得所有可得到的利益。

正在海地发生的情况使人感到耻辱。海地是整个拉丁美洲和中美洲第一个实现独立的国家。今天它是一个专制国家，一个每天都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家。驱逐联合国国际文职人员海地特派团只是使局势更加严重，这已由我们继续收到的报告以及数万难民离开该岛的情况所证实。

人们总有说“够了”的时候。国际社会一直很耐心。它曾相信对话的价值和理智的力量。它却在这方面受到蒙骗。安全理事会刚从其中得出结论。以《宪章》第七章作为多国军事行动的基础不是意义不大的决定。正相反；它表明了以各种必要手段成功完成安理会为自己确定的任务的决心。太子港非法当局不应抱有任何幻觉。他们最好立即从这一新局势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自1993年7月3日以来，安全理事会的意图没有改变。我们希望《加弗纳斯岛协定》得到彻底执行。该协定规定让合法当选的总统阿里斯蒂德返回。它规定对军事结构进行根本改革，海地的这种结构是对该国未来不断造成不稳定和不安定的根源。它最后规定恢复对海地的经济援助。

法国希望迅速恢复民主并让阿里斯蒂德总统复职，以便使海地人能够在温和气氛中重建其国家并努力在建设更美好未来的事业中实现和解。这种未来还需要巩固各种体制和举行新的选举，以便恢复民主。法国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恢复民主，并将继续按这种方针努力。

卡德纳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影响海地人民的危机又一次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

海地军方打断该国民主化进程，加深了海地的长期悲剧，海地的民主进程是随着阿里斯蒂德总统于1990年12月16日的当选而开始的，他当时获得全部选票的67%的明确支持。我们记得，那次选举是在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和加勒比共同体监督下进

行的。

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当选使海地人民得以向往摆脱其不幸过去的机会,不幸的过去包括弗朗索瓦和克洛德·杜瓦利埃西两任独裁统治,以及五年的政治不稳定,在这期间,五个不同的政权在一种不幸称为“将军之舞”的死亡舞蹈中相继执政。

1991年9月30日,由拉乌尔·塞德拉斯领导的政变打破了人民对新生的民主的希望,海地人民自那时起在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情况逐步加剧和明显恶化的局势中经受痛苦,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关于人类开发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仅在1992年,就有大约1 800名海地人由于政治不容忍的情况或完全由于军事政权的残酷而丧生。

正如人们所熟悉的那样,局势自此逐渐恶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很多争取以各种手段克服困境并逃离其国家悲剧的人的绝望是可以理解的。

民主进程一被打断,美洲国家组织就毫不犹豫地作出反应,它当时在区域一级表示赞成让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建议其成员中止同海地之间的经济、金融和商业关系。

此后不久,本组织大会谴责非法取代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企图及在海地使用暴力和侵犯人权的情况,宣布从这种非法局势中产生任何实体都是不可接受的,并要求立即恢复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合法政府。

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开始了一系列长时间的谈判,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加拿大、哥斯达黎加、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和美国外长于1991年10月访问海地,以争取说服篡权者放弃其态度。这种谈判一再因海地部队军事集团的行动被打断,他们试图引发使这些部长被迫离开该国的行动,仓促中断斯善意使命。

我们还记得,大会于1992年底再次谴责政变并要求让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

1993年中,安全理事会应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请求并按照美洲国家组织早些时候实行的制裁,决定以石油和武器禁运的形式对海地实行制裁。

面对不断增加的国际压力，海地实际当局的领导者同阿里斯蒂德在区域组织和联合国主持下签署了《加弗纳斯岛协定》。对在协定中作出的承诺的核查，将由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进行。

海地实际的非法政权一直未能履行它根据《加弗纳斯岛协定》和1993年7月的《纽约专约》所承担的义务的情况，以及该政权对国际社会的态度，致使寻求和平解决海地危机的各种努力失败。

这些使人们对可向恢复民主和平过渡产生希望的协定的签署，促使安全理事会通过其1993年8月27日的第861(1993)号决议中止第841(1993)号决议实行的措施。

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在此后很快又不得不对海地暴力行为的增加，尤其是1993年9月11日和12日的事件而叹息，当时不下12人被杀害，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者，他正在参加一次宗教活动。

尽管有这些严重事件，安全理事会并没有立即撤销暂停制裁，而是宁愿再给非法政权一次机会让它停止违反它所作的承诺。1993年9月17日的主席声明警告说，如果秘书长根据第861(1993)号决议报告说对《加弗纳斯岛协定》的严重不遵守继续的话，就将立即重新实行制裁。

1993年10月11日在太子港阻挠部署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部分军事组成的严重事件得到了报道。秘书长应安全理事会在1993年10月11日主席声明中的要求于1993年10月13日提出一份紧急报告，它描绘了海地分崩离析的局势。

根据这一报告，太子港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相反，这些事件代表了海地局势恶化的顶点，表现为事实上的非法政权的若干行动和删节：海地武装部队在无数场合表现出无意为联海特派团的部署和工作提供便利；行政障碍推延了特派团工作的进行；在对付武装文职人员时无所作为，这些人将其法律--恐惧的法律--强加于该国并在海地全境播种恐惧。

报告所提及的各个例子反映了海地军方领导人对于根据《加弗纳斯岛协定》的条款实现对民主社会的和平过渡缺乏诚意。更有甚者，这些事件构成了证据，证明了

阻止该《协定》所规定的民主进程成功的清楚和明确的决心。

秘书长最后说,严重和不断地未实施《加弗纳斯岛协定》,并且认为,根据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所表示的意见,有必要撤销暂停第841(1993)号决议所规定的措施。

因此,安理会在1993年10月13日第873(1993)号决议中决定重新实施第841(1993)号决议所规定的制裁到1993年10月18日止,除非各方遵守其承诺。1993年10月16日,在第875(1993)号决议中,安理会呼吁成员国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严格实施第841(1993)号和第873(1993)号决议的各项规定。

安全理事会在1993年10月30日的主席声明中继续坚持充分和无条件遵守《加弗纳斯岛协定》,忆及该《协定》继续全部有效而且是解决海地危机的唯一有效框架。安理会再次谴责这一事实,即塞德拉斯将军和军方当局未履行《协定》规定的义务。安全理事会在另一项对非法的事实上的当局的警告中重申它决心保持制裁,甚至加强制裁,如果军人政权继续阻碍民主的过渡。

然而1994年1月起,局势更为恶化。政治谈判停滞并加之以太子港暴力的加剧和严重侵犯人权。

1994年1月底和4月初之间,驻海地文职人员特派团发表了有关人权状况恶化的11份新闻公报,尤其是法院外处决、可疑的死亡和专断拘留数目的增加;许多强奸案;各省内的镇压浪潮以及在太子港和周围地区的绑架和地下拘留中心。

秘书长在1994年1月19日和3月18日接连对安理会作的报告中证实海地局势没有任何根本变化。

秘书长在其1993年4月29日就海地民主和人权状况向大会作的报告中已经推断局势是复杂的,解决的前景渺茫。在没有任何好转的情况下,判断联合国能够进行何种活动以解决海地的严重危机是不容易的。但是,他强调重要的是保持驻海地特派团的存在,尽管其存在不能弥补局势,但是通过其存在本身就能够揭示某些事件并谴责否则不为世人所知的虐待情况。

安全理事会审议了海地最近事态发展之后,于1994年5月6日第917(1994)号决议

中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实施新措施以便加强对该国非法当局的制裁。

然而，秘书长在1994年6月20日根据该决议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中再次对这一事实表示遗憾，即自从通过该决议以来，在实施《加弗纳斯岛协定》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反他指出，埃米尔·乔纳森先生的非法政府掌权、经济制裁越来越大的影响、接连不断的镇压和人道主义危机，这些都加剧了该国的紧张局势。人权状况大为恶化，据报道有新的镇压方式，包括劫持和强奸政治积极分子的家属。自从第917(1994)号决议通过以来--不能无视这点--驻海地特派团已经用文件证明有50起政治性的暗杀。此外，秘书长报告说，安全形势仍然很不稳定，并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即使馆人员和联合国安全官员受到武装文职人员和军方人员的威胁和恐吓。

局势不断恶化，其特点是对平民百姓的暴力增加。在此情况下，非法的事实上的政权于1994年7月初决定将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联合驻海地文职人员特派团(驻海地特派团)逐出该国。这一逃避不断进行的独立和适当的国际视察的企图受到了1994年7月12日安全理事会在一项主席声明中的强烈谴责。它称这一决定为挑衅，强调它代表了海地非法的事实上的当局对于国际社会的对抗态势的严重加剧。

安全理事会在重申国际社会恢复海地民主的目标时，在今年5月应用了--并用尽了--《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不意味使用武力的措施，以便对海地军事政权施加压力。

自从海地危机开始以来，所谓的里约集团也表示全力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并呼吁事实上的当局遵守他们所作的承诺--但是它们这样作又一次毫不成功。

美洲国家组织外长特设委员会会议今年6月除其他事项外，谴责了事实上的军事当局对国际社会和海地人民坚持采取拖延战术和进行恐吓，他们寻求恢复民主。

我们要提请注意并特别要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特使丹特·卡普托先生的努力和勇气，他在任何时候都把他的全部精力用于实现民主的目标。

我刚才描述的整个广泛和令人沮丧的活动清楚地显示了到现在为止所经历的几乎三年的--为进行谈判的努力所要求的--漫长道路。

《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机制是明确的,逐步和耐心地应用的--先是《宪章》第六章所规定的措施,然后是第七章所载的不意味使用武力的措施。一件事是肯定的:大会就人权和恢复民主所发出的呼吁、安全理事会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已经消逝的时间、为谈判所作的努力,这些对海地篡夺权力的人都未产生任何影响。

显然,在这三年中,每一种可采用的变通办法都已逐一用过。同时,海地人民--该国主权的真正和确切的保管人--却在人权局势严重恶化时等待着。情况确是如此,真相不仅应予承认,而且是应该呼出的空气。因此我们特别怨恨。

这里只有一个实体应负责--在海地篡权的事实上的非法政权。他的行为方式是从来不守信用和藐视国际社会。这些人莫名其妙地狂妄自大,是一再在本地区推翻民主政权者的典型。为了和平,为了明确的人道主义原因,并为永远在海地恢复民主,应提供一切必要手段确保在没有进一步拖延、破坏和欺骗的情况下,那些签署《加弗纳斯协定》的人履行承诺。

在作了所有努力之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与巩固民主、在该地区充分享有人权现在要求采取坚决行动把海地人民从事实上政府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在秘书长在最近的报告(S/1994/828)所载为建立扩大部队的各种选择办法中具体提出了这一点。 虽然我们也许宁可采取传统的维持和平行动,但这些选择办法在《宪章》范围内并处理了这一困难局势。 这符合海地总统在他最近给秘书长信中的要求,并经他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确认。这具有决定性和真正关键性的重要性。

阿根廷共和国一直明确承诺努力恢复海地民主--不仅通过区域和多边行动,而且由于其外长的个人奉献。 此外,根据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 我们忆及, 近一年来,我们有一支海军武装部队在海地沿岸监测和监督对安全理事会实行的制裁的遵守情况。 再者, 我国提供一个宪兵队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当局和其他成员国合作监测该国同海地的陆地边境。 我们的意愿已表现在具体行动中, 而且今天仍继续不

渝。

的确,我国代表团共同提出今天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并将按照阿根廷国家宪法规定的规定支持其所规定的行动,这一行动符合《联合国宪章》而且是对海地民主政府明确要求的响应。

安全理事会清楚知道,海地危机的解决在于恢复民主制度。这要求尊重和支持海地人民的主权,今天在该国非法掌权者攫取和篡夺了这一主权。 此外,必须结束这场人道主义危机,其规模之大,暴行之难以言状,使安理会认定这些不能再隐藏在边界之内。

我们就是这样理解决议的含意--它的目的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恢复海地人民的尊严。我们是在走了近三年我所描述的道路之后才通过了今天的决议,它清楚表明这是一个不能再推迟的独特和例外的局面。

除言词之外,这也是一个在《宪章》范围内和在按宪法规定成立的政府毫不含糊支持下恢复海地人民主权的问题,他们被残暴地剥夺这一主权已很久了。然后就必须慷慨地帮助这个人民开始重建其支离破碎的国家。我希望人们会理解,这是个应由全体承担的义务。

戈默索尔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政府看到了秘书长和联合国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特别代表为和平和持久解决海地危机所作的紧张努力。 海地局势恶化到使安全理事会采取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所阐明的决定,不是由于他们缺乏决心。

安理会通过这一决议是个明确信号,表明国际社会对非法政权的顽固态度正迅速失去耐心。

自从签署《加弗纳斯协定》和《纽约协定》以来,已经一年。 这些协定阐明了和平解决的可行基础。尽管安理会、美洲国家组织和整个国际社会明确警告。但非法政权一直拒不遵守在这些协定中所作的承诺。它还违抗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要求恢复海地民主和使合法当选的当局回归的决议。安理会通过了越来越严格的措施,

但显然这些措施不起作用。

非法政权的顽固态度给海地人民造成越来越大的苦难,引起人员出走,威胁该地区稳定,包括联合王国的附属领土。该国独立和客观观察家的连篇累牍的报道清楚表明,非法政权应对严重践踏人权--包括酷刑、强奸、监禁而不予审判和司法外处决--负责。该政权的反应是卑劣和报复性的。 我国政府谴责该政权最近决定驱逐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其任务是监测人道主义局势。这一决定是为避免国际责难的孤注一掷,但这不起作用。国际社会现在更有决心结束毁灭了海地人民生活的腐败政权给海地人民带来的苦难。

我国政府希望合法当局应得到恢复,并希望采取适当行动以在海地建立一个稳定、牢固、负责任和不腐败的政府。目前的决议授权一支多国部队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以利军方领导人如《加弗纳斯岛协定》所要求的那样立即从海地撤出。 它扩大了联合国海地特派团的任务,并授权一俟多国部队在海地建立了安全与稳定,即部署特派团。这点,以及其他发言者所提到的经济和其他支持,对于完成任务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认为,今天的措施是在当前情况下打破海地非法性状况的一个必要步骤。我们希望该政权现在听从已发出的警告。 掌权者现在正视其责任和撤出,现在为时尚不晚。 但是它们不应怀疑国际社会解决这一不能令人接受的局势的决心--我国政府大力支持此决心。

亚涅斯·巴努埃沃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 首先,我国代表团要感谢秘书长提交7月15日和26日的报告以及他和联合国秘书长及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丹特·卡普托先生为解决海地危机所作出的努力。

我们也谨向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人员的无私行动表示赞扬,他们作为海地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文职人员特派团)成员在观察海地人权局势方面进行了至关重要的工作,直到事实当局采取武断行动,迫使他们离开该国为止;这种行动理所当然遭到安理会谴责。

最后,我们谨向在海地输送人道主义援助的联合国系统人员表示感谢和支持,他们每天在现场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正如秘书长在其7月15日报告中指出:

“海地武装部队高级领导人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对海地人民进行谋杀、强奸和拷打……”。(S/1994/828,第24段)

几周前,太子港非法事实掌权的当局对国际社会的违抗达到了新的高峰,他们为了甩掉对其违反文明社会最基本原则的做法的一些麻烦的见证人而驱逐了国际文人员特派团的人员。

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尽管制裁制度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遵守,但却存在着太多的漏洞,看来无论如何不足以说服事实当局改变态度。它也促成海地人民痛苦的延长,而这并非是国际社会的意图。

在此情况下,安理会必须考虑以预期的速度和效力达到国际社会规定目标的最佳方法。一年多前签署但仍未充分执行的《加弗纳斯岛协定》和《纽约公约》范畴内的这些目标就是要恢复海地民主和让其合法总统让-贝特兰·阿里斯蒂德先生返国。

正如阿根廷代表和其他人所指出,国际社会为实现其目标已证明愿意竭尽各种可能,和平解决危机。直到被证实不可能做到为上,安理会成员过去和现在都不想放弃这种可能性。因此,我们今天通过的第940(1994)号决议的决定是困难的,因为海地事实当局顽固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履行他们在联合国见证和保障的《加弗纳斯岛协定》中作出的承诺,使之不可避免。

目前应当指出,安全理事会1993年10月第873(1993)号决议宣布,如果事实当局坚持走挑衅和违抗之路,它愿意考虑强加额外措施。从那以来该当局的态度无法以任何其他方法描述。

安理会在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中授权会员国建立一支临时多国部队,以期利用一切必要手段,促进海地军、警领袖立即离开,海地合法当局的返回和建立安全与稳

定的条件,使《加弗纲斯岛协定》得以充分执行。

必须强调,这项决定是异常的,是对海地危机特有情况的反应。随了我上面谈及的事实外,我也必须提及海地合法当局的立场,正如宪法总统阿里斯蒂德先生给秘书长的信(S/1994/905)所表示的那样,他在信中请国际社会

"在联合国授权下采取迅速和果断的行动"(S/1994/905,附件)。

以便使《加弗纲斯岛屿协定》得到充分执行。我们也应牢记海地常驻代表的信(S/1994/910),其中转达阿里斯蒂德总统赞同阿根廷、加拿大、法国和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西班牙非常重视不干涉原则,尤其是在美洲大陆,我国支持第940(1994)号决议是因为这一事件的独特和异常的情况,是因为海地合法当局的明确立场,以及因为将开始的行动不会单方面进行,而是在多边和机构范围内,在联合国的授权和控制下进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支持这样的行动。

必须强调,根据秘书长在其7月15日报告中所表示的观点和安理会在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规定中所表示的观点,多国部队和随后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在行动第二阶段的工作的目的是协助海地合法当局履行宪法职责。

西班牙谨预先向提议对多国部队目标作出贡献的国家表示赞赏,并随后向参加为海地人民服务的复杂行动的经过改组、扩充的联海观察团以及整个国际社会表示赞赏。

我们了解这类行动的风险和危险。因此,我们非常了解今天会议上一些代表团,特别是拉美代表团的警告和保留。也是因此,我们理解安理会为何如此小心谨慎,但是就我们而言,我们本来希望更多地强调确定多国部队的任务、其行动条件和向行动第二阶段的过渡,在第二阶段中联海特派团可以充分行使职责。并且我们了解,在执行决议时我们必须至少同拟定决议时一样审慎。

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建立了一支60人的联海观察团先遣队,以建立同多国部队进行协调的适当手续。这一先遣队将包括一组军事观察员,他们将监测多国部队的

行动。秘书长将在多国部队部署的30天以内就先遣队的活动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此外,参加多国部队的会员国方面也将定期、经常地向安理会通报情况。同样,秘书长本人将定期向安理会汇报决议的执行情况。

安理会对这场危机的后续机制并非就此为止。根据1994年5月第917(1994)号决议,在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前,秘书长将继续每月报告海地局势所有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安理会不断审议这一事项。

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幻想世界上的问题一出现马上就能得到解决,幻想我们能够保障这种行动能够结束海地人民的贫困和他们所受的压迫。不幸的是,大家都认识到,即使国际社会完成它当务之急的目标,在海地恢复民主、那也只是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发展援助,是海地长期稳定与社会平安的柱石。国际社会不论情愿与否,对海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长期的承诺。预防象在海地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由实现恐怖和威吓能力大小不同的各种统治集团一个接替一个的情况发生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支持民主和发展的持续行动,创造出必要的抗体。

俗话说,懦夫与勇士的区别在于使他们逃离的情况。海地的事实当局已表明他们可以向许多方向逃,包括迎头而上,但是迄今为止的所有的这些动向都是出于懦怯。这或许是异想天开,但是,如果海地军人领导能够表现出一些勇气和尊严,或者就是一些常识的话,这次他们应该向国际社会的意志投降,在法网降落之前结束他们给他们本国人民带来的祸害。

基亭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以塞德拉斯将军的首的海地军人政权签署《加弗纳斯岛协定》,同意退位,让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至今已有一年。新西兰曾欢迎这项决议,并一贯支持由联合国发起的和平进程,以恢复海地民主政府。

几个月之后,塞德拉斯将军在他篡权两年后,撕毁了这项协定,拒绝国际社会的严正立场。从那时以来,他继续表示在海地完全不顾法治,并且不顾他自己在加弗纳斯岛上作出的承诺。

当法治被践踏时，如在海地，人民遭殃。不幸多少年来，有多少政权践踏法治。决非偶然的是一个接一个无责任心，无法无天的政权已使海地人民成了西半球上最悲惨的人民，以至我们记得，在阿里斯蒂德总统当选时，他的许诺只能是使海地人民摆脱苦难而非贫困。同时决非偶然的是，在最近这一篡夺政权的的统治下，海地人民的权利受到进一步的侵犯和践踏，许多海地人情愿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也不愿在自己的国家中生活。

在海地恢复民主同保障所有海地人的权利同是并举，而不仅是那些有权有钱和有国外关系的人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海地人民可以建立起一个文明社会，军队将执行海地宪法赋予他们的任务，而不再威胁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

我认为必须强调，在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并没有贸然行事。第一步是实行制裁，早在去年10月，在塞德拉斯将军撕毁《加弗纳斯岛协定》后又重新实行。几个月后加强制裁，以进一步努力说服海地领导人遵守他们已经加入的协议。

我们同意已经让制裁有时间发挥作用，而且答案清楚：制裁不会使非法的军人政权迅速离开。同时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因制裁受经济影响严重的是真正无辜的人们：即长期受苦受难的海地人民。

联合国愿意考虑更加严厉的行动方式，这一点明确地摆在桌上已有一段时间，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已提出这样的警告。我们今天通过的决议迈出了下一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们确实感到遗憾。但是，最近几星期所发生的情况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表示军人领导愿意改变看来他们执意要走的道路。相反，他们扶植一个傀儡总统，这正是他们继续践踏宪政秩序的最明目张胆的例证。驱逐联合国文职特派团成员的行动进一步说明，他们不再容忍国际社会监视海地局势。因此必须增加对军人政权的压力。现在安全理事会批准建立一支干涉部队，这应能使这一政权相信，现在它唯一理性的道路是自觉遵守《加弗纳斯岛协定》。

这项决议也是关于和平解决问题。决议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我们促请海地军人领导履行他们去年作出的承诺，让这一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鉴于所有这些理由，新西兰支持海地合法政府的正式请求，由联合国现在采取决定性行动，使海地合法政府能够得以恢复，在该国重建宪政秩序。

然而，在支持这项决议的同时，新西兰对安理会处理这一局势和近来其他局势的方式有一些广泛的关切。首先，我要声明，新西兰一贯并将继续愿意由联合国本身采取集体安全行动。这样能提供在引用第七章时，小国希望联合国提供的保障。这并不是说我们对适用第七章有保留意见，包括在这次问题或其他适当的具体问题上。

然而，我们坚决认为，除非存在绝对例外的情况，否则，联合国本身应该担负此类责任。在这方面我们还必须正式表示，我们不同意秘书长得出的结论，即这在海地的情况中是行不通的。联合国面临的资源和管理方面的困难是不可否认的，但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些困难看作是应该克服的挑战，而不应该把它们作为承认失败的借口，或以此为借口放弃新西兰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希望联合国履行的在其主持下解决国际争端的职责。

第二，我必须正式表示我们对用于这项行动的资源的关切。我已说过，我们愿意并准备支持把联合国的资源用于恢复海地的民主。但我们认为，把国际资源用于海地必定会引起世界其他地区对同等资源的要求方面的问题。在支持海地境内的多国干预行动和联合国部队的同时，我们希望，在下一次要求我们提供国际援助，以恢复民主或保护另外某个偏远小国处于人道主义灾难的人们时，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将作出响应。在其他情况中，如果联合国需要各国的政治意愿和支持，必须象在海地这个情况一样，使联合国能够得到这种政治意愿和支持。

最后，我想谈谈墨西哥代表今天在辩论中提到的问题。他说，安全理事会这项决议是在开空白支票。我想说，也许这是对决议草案先前文本提出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批评，但今天通过的决议包含的一些内容明显表明，这项行动是暂时的，它将具体集中在历史中的某个具体时候。我高兴地指出，这些内容的提出部分是由于我国代表团的建议。因此，我们认为，这项决议不是一张无尽头的“空白支票”。我们认为这项决议反映了这一点。

奥拉海耶先生(吉布提)(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们通过了根据秘书长最近的两份报告提出的一项有关海地局势的决议。这两份报告向我们提供了有关那里不断恶化局势的最新情况,并向安理会提出了一些供它在寻求达成一项可行决定过程中考虑的清楚明白的选择。这完全不是一项简单的决议,它的复杂性无疑反映了实地的现状和在海地问题上正在出现的政策方面的协商一致。然而,我们非常感谢决议草案提案国的努力和技巧,感谢它们在有关决议各项规定的整个谈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耐心和谅解。

关于海地军事当局,我们确实没有什么需要说的了。它对本国人民采取的暴行在该国已是显而易见,无处不有,甚至许多逃离祖国的海地人在险恶的大海上漂荡的令人震惊的情景也无法反映军事当局暴行的程度和范围。这场危机对该区域许多国家产生日益严重的影响,显然已威胁到区域和平与安全。

海地军政府阻挠国际社会意愿的多次企图,更不用说它对本国人民意愿的阻挠,清楚地表明它根本不想离开。它无视联合国的禁运和制裁、驱逐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观察员以及违背《加弗纳斯岛协定》的行动都明确证明了它毫不隐藏的计划。无论如何,它根本不准备恢复海地的合法政府,而国际社会则决心要实现这一目标。所以,两者将要相撞。

正如秘书长在7月15日的报告(S/1994/828)中解释的那样,由于缺乏资源,由于预计组建一支部队--如果这能做到的话--所需的时间,联合国根据第七章进行干预是不可能的。按照秘书长的想法,决议进一步谈到了他提出的第三项选择,根据第七章授权一支多国部队利用一切必要手段,促使海地警方和军方领导集团离开海地。其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使海地的合法政府即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政府回到海地,使《加弗纳斯岛协定》得到执行。

根据海地合法政府的要求,决议要求建立一支目标明确的多国部队。这一目标就是,建立并维持一个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使《加弗纳斯岛协定》得到执行。一旦和平恢复后,它将由扩大后的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部队接替。

然而,这项决议和它所设想的行动引起了一些问题,安理会对它们进行思考将是明智的。在冷战结束后新兴的民主国家经历了一个上升时期,现在它们遭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与对海地一样,我们不能动摇在一切可能和可行的情况下给它们提供帮助的决心。

我们还必须思考依靠临时性多国干预部队来缓和或解决冲突或冲突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这种逐渐加大的趋势。如果联合国在筹集处理此类情况所需的人力和资源方面继续遇到困难--就象我们在海地和其他情况中看到的那样--那么我们可能面临信誉降低的情况。联合国必须保持它的决心、创造力和能力,当然还包括它的手段,否则今后的情况可能越来越难以预料,也就是说更加不安全。

尽管仍然有一些疑问和担忧,但我国代表团仍然能够支持这项决议,因为急需采取一些行动。非法的现任政权所采取的政策使情况明显恶化,它继续削弱和损害世界各国的决心。这个政权指望然后制订一项合它心意的解决办法。

但正如秘书长提醒我们的那样,即使这个政权离开海地,也不是说整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该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已完全被摧毁,它将长期需要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社会的介入。军事政权多统治一天,其代价便与日俱增。这正是这项决议力图阻止的。

沃龙佐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与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一样,俄罗斯联邦严重关切海地不断恶化的局势。分别载于文件S/1994/828和S/1994/871中的秘书长1994年7月15日和26日的报告清楚表明,海地危险的事态发展是非法军事政权的行动的直接后果。该政权继续践踏海地人民的权利,制造暴力和恐怖,阻挠恢复合法的非军事政府和使让-贝特兰德·阿里斯迪德先生这位海地人民正式选出的总统回到海地。这些行动直接违反了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完整执行《加弗纳斯岛协定》的要求。海地军人集团向国际社会发出挑战,它最近宣布驱逐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联合国大会于1994年7月8日延长了该特派团任期。军人集团以此企图掩盖其公然侵犯人权行径。显然,安全理事会不能继续赞同一种被秘书长

正确描述为不能容忍的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刚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困难而必要的步骤，证明了安全理事会结束海地旷日持久的危机并确保安理会早些时候作出的决定得到执行的决心。

俄罗斯联邦在对这项安理会决议投赞成票时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它得到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

俄罗斯联邦高度重视安全理事会为驻海地多国部队授权的行动的透明度。这种透明度对确保国际社会充分信任多国部队的行动和国际社会支持这一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指出，已通过的决议规定：多国部队和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先遣队密切协作，联合国观察员监测多国部队的行动并象1994年7月15日秘书长的报告所规定的那样“核实该部队执行安理会交付给它的任务的方式”。（S/1994/828，第23段）。

在这方面十分重要的是决议请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联合国海地特派团先遣队的活动的报告。

俄罗斯联邦支持决议中关于两阶段行动的概念。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要在此方面强调，安理会将必须回头讨论联海特派团的任务和规模的问题以及特派团在行动第二阶段的部署和活动等其他问题。当安理会作出从行动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相应决定时，这些问题具有所涉财政问题。

最后，我要说，俄罗斯联邦希望安理会今天通过这项决议将是执行《加弗纳斯岛协定》和彻底解决海地危机努力中的重大步骤。

罗万斯基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国政府对海地持续的消极事态发展感到震惊和极为关切。自军人集团在那里夺权的那一天起，它一直仅是一股破坏势力。

它摧残了海地第一粒脆弱的民主种子。

它迫使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离开海地，它阻止他返回该岛屿和任职。

它越来越残忍地侵犯公民自由和基本人权，并且有系统地谋杀其政治反对者。

它一再表示不愿意履行其在1993年7月3日《加弗纳斯岛协定》和有关安理会决议下的义务。

它显示了对国际社会意志的完全蔑视和无视。

我们深信，海地局势对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真正的、越来越大的威胁。

我们很长时期一直对海地非法的事实上的政权有耐心。然而，国际社会为通过和平和政治手段以及通过实行制裁来恢复海地民主所作的长期和艰苦的努力显然失败了。

我们的耐心被军人集团误解为虚弱的表示。政变者认为，通过要国际社会摊牌，他们能够维持对海地的致命控制并抱住权力不放，同时使海地平民百姓的生活一天天更加悲惨，迫使许多人到国外寻求避难。

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证明他们错了。该决议向军人集团发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和最后的信息：离开，否则你们将被迫离开。

第940(1994)号决议是独特的。安理会在其历史上首次授权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在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境内恢复民主，并且为该国人民更加美好和有尊严的生活创造条件。

由于这一使命的独特性，安理会成员特别认真和谨慎地审议了决议草案的关键部分。我们感谢关于海地问题秘书长之友小组密切地、紧张地同安理会成员一起工作，审议该决议所载的若干重要和意义深远的问题。

我们最重视的是这项任务的清晰度和所设想行动的两阶段的明确定义，联合国观察员在这次行动中的作用以及行动的期限。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行动的所有重要方面应在决议中以明确的、令人满意的方法予以阐述。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安理会的行动得到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海地代表的充分支持，我们相信，这一支持将扩大到将组成多国部队的国家集团。

安理会通过了今天的决议,以此不仅进入了国际社会为使海地摆脱军人集团的控制和在该岛国恢复民主所作的努力的新的、决定性的阶段。安理会还保证执行一项支持海地的长期计划。我们坚信,联合国同美洲国家组织在这方面应继续进行密切的协作与合作。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将怀着它在审议和通过这项重要决议时所显示的同样决心追求长期支持海地这一目标。

胡塞比先生(阿曼)(以英语发言):1993年7月3日,《加弗纳斯岛协定》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主持下签署。该协定特别规定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先生阁下在1993年10月30日前返回。

该协定签署一年后,海地非法的实际政权和军事当局继续迟迟不执行其有关规定,并对不幸的海地人民实行屠杀、强奸和酷刑。

他们在几星期前决定在对海地平民加紧和肆意采取暴力的时刻驱逐人权监督员,是违抗国际社会意志的又一行为。我国代表团坚决认为这种事态是不能容忍的。

秘书长的报告指出,第867(1993)号决议赋予联合国海地特派团的任务,由于该国各种事态发展而无法执行,这种事态为海地武装部队不遵守《加弗纳斯岛协定》的有关规定。

报告因此呼吁改变联海特派团的最初任务。它进一步建议扩大这一任务以包括额外任务。我国代表团同意秘书长关于报告第9段中提到的建议中任务的看法。对于秘书长为扩大联海特派团部队提出的三个备选方案,我国代表团选择经改动的第三方案,因为它具有在多国部队和联海特派团之间分工的有利条件。

我们支持该决议中的内容,希望它将向海地非法的实际政权及其军事领导人发出响亮和清楚的信息:现在是他们离去的时刻了。国际社会的坚定意图是帮助恢复海地民主并使其经民主当选的政府迅速返回。

最后,我国代表团坚决认为,这一特别的海地问题,以其本身情况必须被看成是一个独特和复杂的问题,不应作为其它问题的先例。我国代表团认为,随着今天该决

议的通过,合法民主的政府将返回海地并减轻海地人民的痛苦。我们还希望今天的行动将加强该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巴基斯坦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载于文件S/1994/828和S/1994/871的两份关于海地局势的报告。我国代表团对海地局势进一步严重恶化及该国非法的实际政权继续无视《加弗纳斯岛协定》深感关注。我们对该政权拒绝同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努力合作以执行该协定感到惋惜。在这方面,我们强烈谴责最近驱逐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行动。

我们意识到,海地目前的恶化局势是特殊例外的,并且对该区域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需要国际社会作出例外反应。

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回顾美洲国家组织各国部长1994年6月7日的公报,他们敦促各成员国支持联合国加强联海特派团的措施,以协助恢复民主。此外,海地合法总统阿里斯蒂德先生在其1994年7月29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呼吁国际社会在执行《加弗纳斯岛协定》时采取"迅速果断"行动。

我国代表团因此赞成安全理事会刚通过的决议。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秘书长由于可完全理解的原因而不能建议采取载于文件S/1994/828的其1994年7月15日报告中的第一备选方案。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能执行第一方案的话,那将是一种理想的行动方式。

我们表示希望:多国部队的部署将只需存在最短的时间,并将在完成其任务时力行最大的谨慎和克制,以避免任何生命损失。

本决议的通过不仅为海地非法的实际政权定好了时间,而且是对其它正利用其国家机器进行有计划的粗暴侵犯人权和公民自由、尤其是这种侵犯引起区域紧张局势并威胁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国家的一次警告。

我现在恢复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安理会将继续处理本案。

下午2时25分散会。